

乡村记忆

牛棚里趣事多

孙瑞

牛棚，顾名思义，即牛舍、牛栏、牛圈、饲养室，用来饲养耕牛的棚屋。在文化匮乏、信息闭塞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是农村乡土岁月里颇具烟火气的地方，衍生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有趣故事。

—

我村位于莱阳丁字湾五龙河入海口。全村共七个生产队，我所在的第三生产队牛棚坐落在村东北场院旁。

牛棚简陋，土坯建筑，低矮、黑暗、潮湿，一个门，常年不上锁。一个小窗户只有砖头大，窗台上放着一盏煤油灯，可以照亮两个房间。牲口棚处，常挂着一盏朦朦胧胧的灯笼。

饲养室、仓库、记工室、牛棚连在一起，属于一体化“办公”，类似于现在便捷的“审批中心”，提供一条龙服务。

盛夏，夜幕降临，人们放下饭碗，摇着蒲扇，手提马扎，嘴叼烟袋，哼着小曲，从东南西北陆陆续续汇聚到牛棚里。

尽管蚊蝇满天飞，整个牛棚旱烟味，牛粪味……掺杂混合，弥漫在空气中，但大家却久而不闻其臭。

不到一袋烟工夫，牛棚便座无虚席。这时，有蹲在地上的，坐在牛槽里的，站在炕台里的，坐马扎的，年纪大一点的双腿盘在炕头上。大家井然有序地把记工册叠放在一起，记工员根据排号，从记工册底册开始，倒着点名。点到谁，谁说到，再要说出早晨、上午、下午出勤情况。

然后，记工员分别在记工册“早晨、上午、下午”栏里打“√”和“×”代表着出勤和缺勤。记工员都是年轻人，多少有点墨水，字要写得规整。煤油灯下，灰暗处记工员的影子被灯光拉得老长，宛如在墙上晃成一团团跳动的墨。年底，核算工分的时候，生产队根据出勤率，再逐一评定工分。

重体力劳动者是推小车的，毫无悬念评为十分；一般劳力，九分八、多数为九分五、少数为九分二；妇女一般满分七分。等记完了工，大家再聚精会神地听着队长布置第二天的任务。

二

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个绰号叫“老光头”的饲养员，他早年患有慢性气管炎，不能干重体力活儿，队长照顾让他当了牛棚“棚长”。

白天，牲口们都下地拉犁耕地了，“老光头”和另一位饲养员开始

打扫牲口粪便、铡草拌饲料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两人配合默契，一个按铡刀，一个蹲在地上，一下一下把成捆的玉米秸、豆秧一类的干草铡碎，然后喷洒些清水让它返潮，牲口吃起来有嚼头。有时，还要拌入一些麦麸、豆饼等。十几头牲口所需要的饲料，必须白天全部备好。

夕阳西下，夜幕降临，田野里老牛卸下耕作的疲惫，循着熟悉的羊肠小道，一步步踱进村落。厚重的蹄声敲碎暮色的静谧，湿漉漉的皮毛裹着柔和的余晖。

“老光头”把老牛一一牵进牛棚，把铡好的饲料，搅拌一些豆饼、麸皮等，均匀地撒在槽子里，让它们排列有序地共进晚餐。

平时，饲养员都住在牛棚，唯独吃饭的时候，二人倒班。“三夏”农忙时节，“老光头”的老伴就吩咐孩子们送来一盆便捷的“预制菜”：地瓜、饼子，一罐瓜齏等。

牲口们在“老光头”细心呵护下，头头膘厚体壮，匹匹皮毛黑亮顺滑，四肢粗壮有力，走动时皮肉微微起伏，一身沉稳厚重的力量感。它们用一身气力托住丰收，把汗水埋进泥土，成全仓廩丰盈。

三

“老光头”有一个最大的爱好，就是爱看书、看报纸。没事的时候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常一起去牛棚听他讲故事。

什么秦始皇三下胶东寻找仙药，蓬莱阁和海市蜃楼，八仙过海神话，五龙河的传说……还有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聊斋志异》《七侠五义》里面的故事，他讲得栩栩如生，我们听得如痴如醉，神魂颠倒。

有一次，他绘声绘色地讲《聊斋志异》里狐狸精的故事，讲到精彩之处，“老光头”放缓语速，像单田芳说书一样，突然把包袱甩出来，吓得大家不知所措。更精彩之处，“老光头”又卖了一下关子，来一句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。小伙伴们沉浸在故事情节中，每每恋恋不舍离开。

牛棚还是“牛郎与织女”相会的地方。队长有个姑娘乳名叫二嫚，长得眉清目秀，那双灵动传神的大眼睛，一下子便能让人记在心底。

漂亮的二嫚，被一位姓牛的青岛知青相中。过去，在农村谈情说爱不像现在年轻人这么张扬，在野外约会吧，怕被人看到不好意思，室内又没有这个条件。

于是，情商、智商均高的“老光头”看出门道，他腾出牛棚，让“牛郎织女”幽会。小牛、二嫚一来二

去，情愫渐浓，很快擦出爱的火花，最后终成眷属。

有趣的是，结婚那天，另一位淘气的知青出了一副喜联，上联是“小小牛棚牛郎织女喜结良缘牛哄哄”，让大家对下联。至今，这还是一副悬联，包括“老光头”在内的满村文人墨客，没有一个能对出来。

四

冬天，天不亮，“老光头”就起床挑水。他说这些牲畜一天能喝两缸水，每天得挑十多担水，幸好井与牛棚不算太远。

俗话说，马无夜草不肥，牛当然也是。夜晚，“老光头”基本上都不脱衣服睡觉，一夜起来添加四至五次草料。牛棚墙上挂着一把锯齿铁刷，这是“老光头”为牛梳理鬃毛用的。“老光头”说，牛的皮毛长时间不梳理会形成毡片，生虱子、长虱子，严重了还生牛皮癣。

半夜，“老光头”要像更夫一样，提起马灯来到牛棚和马厩添料。马和牛虽然都是草食性动物，但在消化方面却截然不同。马是单胃动物，采食后不进行反刍，直接消化后排出体外，草料在体内存留时间短。经过多少年实践，“老光头”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喂养方式，比如烧温水喂牛。

进入寒冷的冬季，胶东半岛气温低，室外冰天雪地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牛每天吃着干燥的饲料草，是需要充足的水来帮助消化的。牛体内温度一般情况下在38℃—39℃之间，牛胃喝进的0℃—2℃的凉水，需要消耗非常多的热量。牛喝凉水越多，所消耗的热量也就越多。说白了，牛喝温水长膘。

进入三九寒天，“老光头”每夜都把炕烧得滚热，牛棚里温暖如春。社员们冒着刺骨寒风，争先恐后来到饲养室，早到的，一下子钻进热炕头里。老人们谈论闯关东、走西口、下江南，孩子们一起玩耍，猜谜语、捉迷藏。看到马站着睡觉，几个孩子好奇地问“老光头”这是咋回事？“老光头”说，马是野马驯化出来的，一旦卧着睡，往往会被草原上的一些顶级掠食者盯上，所以马时刻保持警惕，提防着天敌，进化中习惯成自然，现在还站着睡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随着拖拉机、收割机、播种机逐步兴起，牲口逐渐退出了农业生产的历史舞台，牛棚也不见了踪迹。牛棚作为我国农业生产初期产物，将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。

拉着石磙种小麦

叶展韵

每到秋分，我就会想起高二那年回家帮父母播种小麦的往事。

那是1985年的秋天，我休月假在家里帮着父母干活，那时也是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。人们在地里忙着收玉米花生，割豆子刨地瓜，干得热火朝天。我家在村南水塘的旁边有一块责任田，春天的时候种玉米，父亲打算秋天把玉米收了播种小麦。

胶东半岛的初秋，已经稍稍有些凉意了，树叶开始变黄变红，再过几天就要到秋分。古语云：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播种正适宜。我和父母先是把金黄的玉米棒子掰下来装筐，用小推车推回家。又到地里砍倒玉米秸秆，捆起来扛到地北堤堰，把玉米根刨起来收拾出去，也把地里的草拔净，然后运粪到地里准备耕地。谁知天公不作美，好些日子不下雨，水塘早就干了个底朝天，地里的墒情不好，人们都在盼望着赶快下雨播种小麦。

田间劳作的人们歇息时围坐在地头，边抽着旱烟边仰头看看蓝蓝的天，低头瞅瞅干涸的水塘，七嘴八舌，说真是尝到了“火上房子”的滋味。有的说再等两天看看，不能一直不下雨。有的说干天的雨难下，还是赶紧种，把种子撒在地里叫它慢慢出苗。还有的立马反驳，说把麦种撒在地里不出苗，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，白白糟蹋了麦种。最后，还是在生产队干队长多年的李伯伯见多识广，他说还是要赶着节气播种，种上了用石磙压一遍，这样不会耽误出苗。

于是，大伙儿还是该扬粪的扬粪，该耕地的耕地。我们家也是，秋分那天拖拉机给耕地，用耙子把地耙平，紧接着就赶着牛打畦子，再拉着耧播种小麦，耧声有节奏地响起来，我很享受地听着。在场院闲着的石磙早已用拖拉机拉来了，谁家先种上了谁家就拉着石磙在地里来回地滚动，直到把地压结实了为止。

我们家里播种完小麦后，已经是下午了。我身穿新买的蓝白杠海军衫，拉着石磙，秋日金黄的阳光洒下来，我斜而长的影子就像皮影戏里的人物。我拉着石磙在地里来回滚，麦畦子比刚播种的时候结实了好多，地也平整了好多。我对父亲说，我在《作物栽培》课本里也学过，这样用石磙把泥土压结实是为了切断地里的毛细管，地下的水分就不能蒸发上来，种子能发芽成长。

果然，一周后麦子就发芽出苗了，麦苗嫩绿可爱，十分整齐。冬天，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，在麦地里堆积得厚厚的足有半尺深。麦子在白雪的覆盖下暖暖地分蘖。等到春雪消融，麦子开始返青，拔节、抽穗、开花、灌浆，小麦的籽粒充实变硬，一点也没耽误成长。

看着丰收的麦浪，人们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幸亏当初种的时候用石磙碾压了，不然哪里来的大丰收呢？”